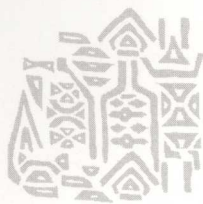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李昌宪 著

五代两宋时期 政治制度研究



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013069238

D691.2
94

南京
大学
学
人文基金项目

李昌宪
著

五代两宋时期 政治制度研究



D691.2
94



北航

C1677545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代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研究/李昌宪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7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7-108-04479-2

I. ①五… II. ①李…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五代(907~960) ②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宋代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0924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封面设计 路 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 21.75

字 数 357千字

定 价 66.00元

百年传承铸学魂(总序)

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源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办学事宜,旋即上《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其中称“江南地大物博,素称人文渊薮。省会高等学堂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是为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始。刘坤一未几即病逝,其继任者为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张之洞再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清廷准奏。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前明南京国子监旧址开学,设有历史科,学制4年,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之肇始。之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历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等阶段。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由学贯中西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担任院长。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宏育书院(1907年由基督书院和宏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因此正式成立。金陵大学建立之初即设有历史学科。

自1903年至1949年,历经4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彪悍的壮汉,虽历经风雨,但其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传统赓续不断,蜚声海内外。1952年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史学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形成现

今学术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本学科架构。

110年来,南京大学历史学大师辈出,柳诒徵、徐养秋、陈汉章、雷海宗、郭廷以、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贺昌群、缪凤林、蒙文通、商承祚、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郑鹤声、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陈登原和王伊同等,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严谨求实”学风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已超过6000人,其中本科、专科生逾40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2000余人,他们或为学界翘楚,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擘,群星璀璨。如1923年毕业的南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三班,即走出了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和向达,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张其昀,以及著名图书馆学家陈训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束世徵、郭廷以、王聿均、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李时岳、王觉非、蒋赞初、茅家琦、梁白泉、张宪文、陈得芝、魏良弢等,均为本系毕业生。

学衡派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历史系教授则为其学术中坚。柳诒徵先生所阐述的《学衡》杂志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①在《学衡》杂志的旗帜下,一群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的学者,展开实证研究。对于国学,他们主张“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他们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反对“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②学界对于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的传统定论显然并不公正。现在看来,学衡派所倡导的兼采中西文化之长的观点,倒是显得更加理性。历史已证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主张和追求,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学衡派的为学宗旨和治史方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师资与学科结构遭受了重创,但学术传承却从未间断。在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栻、刘

①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②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民国十一年1月)。

毓璜、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陈得芝、魏良弢、蔡少卿、张宪文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今天的学科结构与科研格局,也源源推出了影响中国史学进程的良史佳作。

为推动学术发展,总结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成果,激励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人潜心治学,我们编集了这套《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以图继往开来,克绍箕裘,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必须强调的是,这批丛书仅仅是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2010年4月20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先生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签署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协议,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按照1比1.5的比例,共同出资人民币6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全额资助,谨此鸣谢。

陈谦平

2013年1月于南京

目 录

宋代中央政治军事制度篇

宋代文官帖职制度	3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38
略论北宋前期官制中的比品和序班	53
宋朝东南将兵多置将副	69
宋代将兵驻地考述	72

五代宋辽夏金地方行政制度篇

五代削藩制置初探	91
宋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	103
宋代的军、知军和军使	119
北宋时的麟府路	122
也谈北宋转运司的治所	128
宋代的监	138
北宋河北雄州的两属地	141
宋代四川帅司路考述	146
宋代安抚使制度研究	159
西夏地方行政体制刍议	213

试论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	221
金初原辽地的路制与路级政区试探	231
长白山女真部是辽、丽两属地	247
再论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的废置时间与辖区	259
关于北宋转运司治所问题上“首州论”的再讨论	265
金朝京府州县司制度述论	280

宋代文献研究篇

《文献通考·选举考》史源试探	307
《宋史·地理志》讹误举例	327

后记	342
----------	-----

宋代中央政治军事制度篇

宋代文官帖职制度

宋代承继唐、五代馆阁制度,经过百余年的孕育,逐渐形成一套完备而独特的文官帖职制度。这套帖职制度在宋代官制和宋代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世学者留意不多,本文拟对宋代文官帖职制度的发展、作用、特点等问题加以论述,以期对该项制度有较为深入的认识。

所谓帖职,即以他官兼三馆及殿阁学士等职名之谓。帖职一词,北宋时期与职或职名是完全吻合的概念,南渡后则不包括秘、著、校、正等馆职在内。换言之,本文所说帖职是指北宋时期的殿阁学士、枢密直学士、诸阁直学士、诸阁待制、直龙图阁和哲宗元符二年以前的馆职、元符二年以后的集贤殿修撰等三等帖职、政和六年以后的集英殿修撰等九等帖职以及南宋时期自监修国史、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在内的馆殿职名。

一、帖职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宋代文官帖职制度滥觞于唐。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来看,帖职一词至迟于德宗贞元年间即已出现。时张荐先后以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阳翟尉、谏议大夫兼史馆修撰,权德舆所作张荐墓志铭并序即将张荐三兼史馆修撰称之为“三帖职”。^①稍晚,宪宗元和二年,又有白居易以整屋尉“帖集资校理”。^②唐初,李世民建秦王府,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杜如晦、房玄龄等 18 人各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当时,

① 《旧唐书》卷 149《张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4024 页。(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 506《唐故中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馆修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充吊赠吐蕃使赠礼部尚书张公墓志铭并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5145 页。

② (唐)李商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志铭并序》,(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 780,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8145 页。

“诸学士并给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① 当是文馆制度最早的写照。前人对于太宗此举推崇备至,认为正是这样方才出现了“太平俗洽,官人得材,功赏必实,刑不谬及,礼无愆度……天下晏如,遗粮在亩,盛德洽于人心,而祥风游乎海内”的贞观之治。^② 唐代设昭文、史馆、集贤三馆,所收亦一时聪明魁垒之材,文学多识之士。如令狐德棻、虞世南、颜师古、李延寿、马怀素、张说、张九龄、徐安贞等俱当时一代名儒大臣。唐代“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③ 六曹侍郎唐朝虽为衣冠之华选,自非履历清要、望实俱美者,无以居之。但与学士相比,“终是具员之吏”。^④ 非如三馆学士为言语侍从之臣,出侍舆辇,入陪宴私,典司校讐,论思顾问,清切贵重。三馆学士为王者之师友,异时公卿之滥觞,故为“时所倾慕,谓之‘登瀛州’”。

及至五代,增置枢密直学士及端明殿学士。^⑤ 五代诸帝,不仅以其为言语侍从之臣,且往往委以重寄。如,后唐天成四年,“以端明殿学士赵凤权知汴州军州事”。后晋天福三年,以“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和凝兼判度支”。后周广顺二年,以“端明殿学士颜铎权知兖州军州事”,“以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陈观权知开封府事”^⑥ 等等。五代这些措置虽属一时之举,但却是宋代以学士兼判内外差遣制度的权舆。

宋朝上承唐、五代,根绝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禁军拥兵作乱之祸,是其迫在眉睫的最大课题。宋代统治者认为诸侯叛命、将帅骄亢、海内失驭,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⑦ 他们认为,“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⑧ 只有儒术治国的方针才是从根本上杜绝祸源的治本之

① 《旧唐书》卷72《褚亮传》,第2582、2583页。

②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533《规谏第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075页。

③ 《新唐书》卷202《李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48页。

④ (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15《集贤院·文儒美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80、381页。

⑤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四》明宗天成元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985页。(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4《枢密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7页。

⑥ 《旧五代史》卷40,天成四年二月辛酉,第548页;卷77,天福三年正月丙寅,第1013页;卷112,广顺二年五月乙亥、十月戊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81、1485页。

⑦ 《新五代史》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8页。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辛酉,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798、1799页。

策。故太祖“益重儒臣”，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其解决方镇割据的办法之一，就是“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认为“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又尽令武臣读书，使知为治之道。但太祖之世，四郊多垒，王略犹梗，抑武事有余，兴文教不足。宋代教风寝盛，实始于太宗。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向为封建政治家们所企慕，他们认为唐代所以能治臻泰平，实以开三馆建藏书之策，以书籍为古镜，纳贞臣正士，以儒学之士为人镜之所至。故宋人何郯言：“唐太宗置十八学士与之议天下事，故贞观一代称为至治，斯从臣辅助之明效也。”^①范仲淹亦盛赞李世民说：“唐太宗置文馆，延天下贤良文学之士，令更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政事，至夜久方罢。”又言：“臣窃闻太宗皇帝慕唐文皇之英风，特建秘阁，与三馆并崇，听朝之暇，时或游幸，此祖宗盛事，不为不重。”^②宋太宗于即位之初，即建三馆与秘阁，宠文臣以学士之名，盖欲借唐代三馆学士之清名，稍示风向，以牢笼天下英雄，惩唐末五代海宇分崩、斯文扫地之祸，存封建纲常之体，以消除动乱，扭转世风，稳定社会，维持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

二、帖职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宋代继承唐五代馆阁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增置了阁学士、观文资政等殿学士，发展成层次繁多、条法完密的一整套帖职制度；不仅如此，它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造并发展了唐五代之制，赋予帖职制度以新的特点与新的作用。

1. 元丰改制前——改造发展唐制的时期

唐世甚重职名，但明确地将馆阁作为储才之地、辅相养材之所乃是宋代的事，这是宋人对唐制的一个重大发展。太宗于修三馆之初，即表明建馆阁“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之意。仁宗则明言，“朕设三馆以育才”。^③范仲淹说得更清楚：“国家开文馆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览群书，以待顾问，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④

① 《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三月癸亥，第3936页。

②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政府奏议卷下·奏杜杞等充馆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24、625页。

③ 《长编》卷19，太平兴国三年二月丙辰朔，第422页。（宋）程俱：《麟台故事校正》卷3《选任》，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27页。

④ 《范仲淹全集·政府奏议卷上·治体·答手韶条陈十事》，第528页。

因此,宋代于职名的授与极慎其选。

宋代以三馆职事为文儒高选,因此,自非儒学名流,不预其选。太宗时,王禹偁以“文章独步当世”,命直昭文馆。钱若水以“文学高第”,授秘书丞、直史馆。梁周翰“善属文”,“有良史之材”,得史馆修撰。^①一般地说,“进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问等第,并只一任替回,便试馆职;进士第四、第五人经两任亦得试”,^②即所谓进士高科入馆之路。然授与之吝,往往状元亦不与。如杨砺以建隆元年开国首榜状元、王嗣宗以开宝八年状元,^③亦不得兼而有之。嘉祐中,大理寺丞罗恺“既召试而考其赋落韵”,虽“第二人及第”亦不得馆职。^④另外,进士科以外科目出身者,更不得授与职名。景祐时,“经科出身者,虽官至给谏无带职者”,^⑤已奉以为故事。

此外,“历任繁难久次,或寄任重处者特令带职”,亦是入馆之路。如咸平二年,左正言知襄州耿望即以兼制置营田使得直史馆。^⑥

宋时入馆又极重其人之“行义”。太常少卿知广州狄棐“代还,不以南海物自随,人称其廉”,故加直昭文馆。知凤翔府、兵部员外郎司马池恳辞知谏院,“独嗜退,亦难能也”,加直史馆。^⑦相反,凌景阳、魏廷坚、夏有章等以谏官王素、欧阳修言其“给婚非类”、“尝坐赃”、“有逾滥之罪”,而罢其召试学士院。屯田员外郎夏倚、雄武节度推官章惇召试学士院诗赋中等,而御史吕景、蒋之奇言倚素无学术,尝任麟倖败事;惇轻薄秽滥,向以擢第不高,辄掷勅于廷,皆不可奖。故不除馆职。^⑧

得预馆职之选者,往往由公卿荐引,为人主亲知。景德元年六月,“上密采群臣之有闻望者,得刑部郎中边肃……凡二十四人,内出其姓名,令閤门祇候,崇政殿再

① 《长编》卷34,淳化四年八月己卯,第752页;卷31,淳化元年冬十月乙巳,第706页。(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18之5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② (宋)欧阳修:《文忠集》卷114《又论馆阁取士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3页。

③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卷32《宋登科记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4、305页。《宋史》卷287《杨砺传》、《王嗣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643、9647页。

④ 《长编》卷195,嘉祐六年十一月庚午,第4731页。

⑤ 《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十二月壬申,第2840页。

⑥ 《长编》卷44,咸平二年夏四月,第941页。

⑦ 《长编》卷109,天圣八年春正月壬申,第2533页;《长编》卷114,景祐元年二月庚子,第2668页。

⑧ 《长编》卷141,庆历三年五月己巳,第3373页;《长编》卷209,治平四年闰三月庚子,第5087、5088页。

坐引对,外任者乘驿赴阙。每对,必往复绌绎其词气,或试文艺,多帖三馆职”。理宗时,“丞相范锺进所召试馆职二人,上思霖之忠,亲去其一,易霖名”。张公裕以“相国韩魏公荐公可任文馆”,得充秘阁校理。^①

总之,宋代入馆条件极苛刻,“必其流品才地辞学器识他日可以备大臣之用,而后擢处其职”。^②

至于殿阁学士员数至少,选用更艰。譬如,“待制始置二员”,以杜镐、戚纶为之。至祥符中,特置“四员,令更直秘阁,以备顾问”。^③枢密直学士,太宗时亦“但置两员”,祥符中,“诏枢密直学士限置六员”。^④因此,“自祖宗以来,尤精其择,苟非清德美行,蒿然众誉,高文博学,独出一时,则不得与其选”。^⑤

馆阁为育才之地。在馆供职者,俱廩食太官,不任吏责,以读书为事。馆内藏书极富,所谓道山册府,图籍巨万,“上自文籍之初,六经传记,百家之说,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医卜、禁咒、神仙、黄老、浮图、异域之言,靡所不有,号为书林”。^⑥因而在馆供职者得益读未见之书,以鉴观古今理乱成败。孙何入直史馆,王禹偁作诗贺之,有“跃身入三馆,烂目阅四库”之句。^⑦

在馆供职者,掌国史、日历、四库图籍及乐章、赞颂、国书的修写与校讎。三馆学士“因其校讎,得以考阅,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乱,九州四海,幽荒隐怪之说,无所不通”,^⑧“且所以试三馆翰墨之才,异时内外制阙人,多于此取之”。^⑨

三馆学士以其为内朝近臣,故又有议论国事之责。张洎,绍兴中为校书郎,“阐

①《长编》卷56,景德元年六月丙辰,第1238、1239页。《宋史》卷425《徐霖传》,第12678页。(宋)范纯仁:《范忠宣集》卷14《承议郎充秘阁校理张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87页。

②《长编》卷203,治平元年十二月丙午,第4927页。

③《长编》卷182,嘉祐元年三月庚申,第4398页。(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6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88页。

④《长编》卷78,大中祥符五年八月甲辰,第1779页。

⑤《文忠集》卷111《乞定两制员数札子》,第134页。

⑥《文忠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卷95《上执政榭馆职启》,文渊阁《四库丛书》第110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96页。

⑦(宋)王禹偁:《小畜集》卷4《暴富送孙何入史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页。

⑧《文忠集·表奏书启四六集》卷95《上执政榭馆职启》,第796页。

⑨(宋)费衎:《梁溪漫志》卷2《秘书省官撰文字》,《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63页。

自以储材之地,无力可陈,惟国家大利害,可因事纳忠,时诸大将持功邀赏,有过则姑息,又兵布于外而警卫单寡,闾上疏极论,厥后往往行之”。^①在馆供职者,正是通过优游议论、群臣讲习,渐知朝廷之治体,练熟国家之故事。

不仅如此,宋代定制,馆职“初除,于本省供职一年,出补内外任使”,^②以此蓄养人才。宋初,即“许令馆职兼在京厘务官”。仁宗时,韩琦就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③馆职知赤县也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途径。孙仪、钱易即以馆职知浚仪、开封等县。绍兴时,高宗以为秘书郎张戒好资质,而未更外任,令除外任以养成之,俟他日复召用。张戒以是提举福建路茶事。^④元祐时,胡宗愈上疏请复馆阁旧制,该奏详尽地描述了馆阁涵养人才的全部过程,是为不可多得的材料。其略曰:“太宗皇帝深达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秘阁,集四库书,选天下名能文学之士,以为校讎官,给以见俸,食于太官,优其资秩。自选人、京官入者始除馆阁校勘或崇文院校书,及升朝籍,乃为秘阁、集贤校理,或优之则为直馆、直院、直阁。其始入而官位卑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馆供职。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闻鼓检院、同知礼院之类。资任渐高,则为吏部南曹、郡(群)牧判官。又高则为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镇,任转运、提刑。又选其久任者,或迁知谏院、预讲读,或为左右史,遂典词诰,或待制内阁。由此而为公卿、执政,以跻台辅。”^⑤宋代正是采取这样一些甄别、简拔、养育措施,确定了“三馆——两制——两府”的用人途径,^⑥培养出了一大批名臣贤相。太宗时,李昉、吕端都是由馆阁出身而升任宰相的。吕端有诗赠李昉说:“忆昔僦居明德坊,官资俱是校书郎。青衫共直昭文馆,白首同登政事堂。”^⑦当时士林传为佳话。欧阳修说:“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⑧高宗

①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第1册,卷144,绍兴十二年三月辛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页。

②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4《秘书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页。

③ 《要录》第1册,卷55,绍兴二年六月庚戌,第744页。《宋史》卷312《韩琦传》,第10221页。

④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0页。《要录》第2册,卷112,绍兴七年秋七月丙寅,第326—524页。

⑤ 《历代名臣奏议》卷16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14页。

⑥ 《文忠集》卷114《又论馆阁取士札子》,第163页。

⑦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5,《笔记小说大观》第2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56页。

⑧ 《文忠集》卷114《又论馆阁取士札子》,第163页。

也说:“太宗皇帝置三馆养天下士,至仁庙朝,人才辈出为朝廷用。”^①证之以史实,殆非虚言。

为便于检阅,特将神宗以前公卿中馆职出身者百分比列表于后。本表据《宋史》列传部分而作。神宗以后馆职废置不常,时有定员。故未列入。又,前朝已列者,后朝即不再列入。

表 1 北宋六朝公卿馆职出身的百分比

人数百分比 职位	时 期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宰执		20	50	48	70	67	85
侍从		44	42	58	71	85	77

宋代以馆殿为育才之地,它通过在馆供职、直庐秘阁、学士兼判在京职事、带职就任在外藩方任使等方面,培育了一代人才,但是至仁宗朝馆殿育才制度逐渐破坏,上述职能各有消长,帖职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殿阁学士为唐宋内朝密近之臣,它在由唐而宋的数百年间经历了一个由内而外的转化过程。如前所述,带职补外在唐、五代仅是偶然现象,而有宋一代却发展成为普遍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体系完密、宋代独有的帖职制度。我们所讲的帖职制度,主要是讲宋代文官带职补外的制度。元丰改制前,宋代文官帖职制度包括学士兼判在京职事及带职补外两方面。改制后,学士兼判在京职事的现象随着省台寺监职权的恢复而自动消失了。元祐元年,虽“诏职事官许带职”,但绍圣二年旋复罢之。^② 由于上述原因,又由于学士兼判在京职事对元丰后的帖职制度无影响,故不再专门论述。据《群书考索》记载,宋代馆职“初除,于本省供职一年,出补内外任使”,而殿阁学士也“无执掌,多带职以领在内省府寺监,在外藩方任使”。^③ 宋初,沿袭五代制度,乾德元年四月“丙午,以枢密直学士、户部侍郎薛居正权知朗州”,这是太祖平定湖南以后委派心腹大臣弹压局势的重要布署,是宋代带职补郡最早的例子。随后,为进取后蜀预作准备,又“命枢密直学士、尚书左承高防权知凤

① 《要录》第3册,卷150,绍兴十三年十二月癸巳,第98页。

② 《宋会要辑稿·选举》33之9。

③ 《群书考索·后集》卷4《秘书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页。